

她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。乡镇卫生院宽大的治疗室，几十把蓝色椅子和挂药瓶的木头架子，靠着四面墙壁依次摆放，与白色的墙，瓷砖的地面，构成简陋的生硬的几何图像。除了她静静地坐在对面，偶尔蠕动一下身体，便是我与她吊针滴管里的药液，汩汩流淌进我们各自的身体。

我发着低烧，眼神涣散而迷离，说是坐，其实是半躺着，对面的她，在我的余光里，只是一个模糊的黑黑的影子。

药力作用下，我的体力恢复了一点，就起身正了正坐姿。她除了看自己的滴管，就是一直看着我，终于借机问了一句：“姑娘，你怎么搞的？”“急性肠胃炎。”我说。“噢噢。”虽是简短的问答，在两个病人之间，隔着十米的距离，说起来还是很费劲。我继续闭上眼睛，不再说话。

但她显然有了说话的兴趣，又问我是哪个村的。有“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”的意思。果然，我说了我的村庄后，她直了直身体，眼光比先前多了一星星光亮，一直漠然的沉寂的脸庞，也多了一丝丝生动。

“你那个村，我是晓得的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年年春上都去采茶。”她说。又说了几位深刻在她脑海的，我的父老的名字，大名或者小名。

四月，窗外春光漫漶，油菜花，桃花梨花李花杏花樱花，都铆足了劲开到十二分，一如光阴深处属于她的那些年的春天。我的山村海拔高，盛产茶，在我自幼的记忆里，清明谷雨时节，这些如今上了年岁的妇女，都是当年茶山上俏答的大姑娘小媳妇。她们清晨踏着露珠结伴而来，戴着新的或旧的草帽，挽着竹篓，与阳光一道分散在山中的茶园。文静些的女子不说话，只顾低头采茶想着心事。泼辣的姑娘们，手不闲嘴不闲心也不闲，山歌追着山风飘。黄梅调，花鼓戏，流行歌曲，直把山中的小伙子们唱得六神无主。一来二去，就有悄悄凑成了对儿的事，年年都有。那些年关于爱情的秘密，比山顶的白云游走得还要快，从谁的心上过一趟，谁的心就跟着软塌塌地甜蜜一回。所以茶姑娘们的到来，山村硬邦邦的日子就柔软了起来。采茶姑娘与东家熟悉，东家也视姑娘们如家人。我们小孩子喊她们姑姑、姐姐、嬢嬢，路远的，

还住在我们家里。阁楼上，铺几张床，没床的就在木楼板上铺了厚厚的新稻草，垫上旧的干净的床褥，就是一个暖呼呼的床铺。

她说她是当年的采茶姑娘，瞬间牵扯出我心底久远的、柔软的感情。茶季，总是我家一年里气氛最和谐的季节，因为这些人住的燕子一般活泼亲切、手脚勤快的茶姑娘，脾气暴躁的父亲母亲不会在茶季吵架。她们不仅会采茶，还自行分工做家务，洗衣、做饭，帮忙照看家中年幼的孩子。每年茶季结束，她们离开，我都会失落好长时间，扳指数着月令，期盼来年的春天快快到来。

她整个人是灰色的。灰白的头发，苍老的黝黑的容颜，黯淡的质地不是很好的衣服——虽然已是温煦的春天，她仍然穿着一身冬天的衣裤。如果她背后那面墙是灰色的，会更不容易看清那里半躺着一个人。我不能把当年红润细嫩的茶姑娘与眼前的她联系在一起，她是谁，我已认不出，也不记得，但我笃信她是她们中的一位。因为她看我的目光是那么亲切，她认识我的父辈和祖辈，急于想知道谁谁还在不在，身体状况如何。她说的在不在，是指是否还活在这世上。当我告诉她，夫子般的汪老二先生早已作古，程家老书记，老队长先六、先寿，邹家贵喜、贵方、贵银伯，方家明富、明秀兄弟，等等，这些她一一问过的人，都已去世多年，她没有移动身体，只是抬抬下巴，咽下一口唾沫，往椅子深处挪了挪身子。她陷在宽大的椅子上，让本就瘦弱的身躯显得更加矮小，刚刚有了一星光亮的眼睛，也黯淡下去。

“这些人，都是好人，现在都像秋天的稻谷一样，被收割了，唉。”耷拉下眼皮，她兀自说着。

人至中年，因一次次别离和生死，心头流过血又结完痂的我，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安慰她。在她感叹的时候，却不厚道地想着，她的生命，何尝不已是一根风中摇曳的蜡烛，随时待命于岁月的收割。

“你咋了，一个人来瞧病，孩子们呢？”

为缓和气氛，我用点力气把话抛到对面。

“脑梗。”她说。

“三个孩子，一男两女，都在外面打工。老伴也没了，我一个人住在乡下。”

当年水灵的茶姑娘，已

D

月光城 散文

大地上的影子

张韵秋

是眼前迟暮的留守老人。我不免有些惋叹岁月的无情，然而时光何曾饶过谁，岁月的长河里，我们都是渐行渐远人。

就在我闭上眼睛吃力地想着“人生的底色注定是悲壮”时，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阵接一阵的呻吟声，起初我以为是错觉，再听又以为是窗外的蜜蜂在嗡嗡。当意识到声音就来自对面，我睁开眼睛，发现她双唇乌紫，浑身颤抖着，那痛苦的呻吟正是她发出的。“怎么了？”我连忙问。“呜呜，不知道嘛。”意识还是清醒的。观察了一会儿，感觉她没有要停下来的迹象，我揪响了手边的叫铃。护士叫来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，并没有要及时处理的意思，只是拿来一只塑料凳，帮她把双脚抬高架了上去。她仍然颤抖个不停，上下下巴骨碰撞出咯咯的声音。医生仍然继续观察，我有点担心她会不会突然死了，自己挂着水，没有办法帮她，只是一个劲儿地让那位医生给她的儿女打电话。医生却不是很着急，也许是因为他见过的老年病患者多，不像我这妇人之心。

她就那么呻吟着，颤抖着，时而垂下嘴角，就要哭出声音，又使劲咽口唾沫憋了回去，用手背抹一把眼睛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。医生终于拨通了她的儿子的电话，在简短告知她的病情后，示意她与儿子说话，她一下坐直了身体，我以为她一定会虚弱地哭诉病情，谁知凑近电话的刹那，她的声音竟提高了八度：“庆呐。”儿子在那头说：“妈，你好点了没？”“我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”她一连声地说，生怕说慢了儿子立即就跑回来了一样。“你在上班吧？好好上班，注意安全呐，儿。”“嗯，明天清明节放假，我一早就回来，你回去路上慢点走啊。”

这就是一通普通的电话，哪里有我担心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呢？从没有哪一刻有此时让我深悟：母亲是没有自己的，天下的母亲都没有自己啊。接到儿子的电话，她嘱咐牵挂的是岸上的儿子，哪怕自己身陷泥沼、命悬一线，也足挂齿。

儿子的电话或许是强心针，她竟然慢慢平静了下来，不再颤抖，也停止了

呻吟。把最后半瓶药液输完，她从对面缓缓站起了身。“姑娘，我先回家了。你莫急，慢慢好。我回去养好病，去帮你摘茶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走啊？那么远，你的腿……”

“可以的，这么多年，一个人习惯了。”

“你会摔着的，等我吊完送你回家吧！”

“你还病着，又不顺路，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”说完，她戴上那顶旧草帽，顿了顿，似乎是在试探一下腿部的力气，转身一步步走出了诊疗室。

护士拔掉我手上的针管，已是半小时之后了。我在四月阳光强烈的午后，摇摇晃晃地走出医院大门，再上车，调转车头，慢慢往山上开去。半个小时，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，大约能步行三公里，她到家了吗？会不会摔在路边？她要去的村庄，有一段路是与我相同的，我放慢车速，目光在路边的树林和草丛里搜寻着。我想万一她摔在路边，我就要停车下去施救，除了我认识她，路人是不认识她的。她是我们的茶姑娘，是我失散多年的亲人。她和我们同吃过一锅饭，同饮过一溪水，同睡过一张床，同流过一身汗……就在我一路胡思乱想、一路张望的时候，前方的路边，一个戴着灰白色草帽的身影，正一步一步，沉稳而又坚定地往前走着。那正是她，岁月深处，燕子般灵动的茶姑娘；四月暖阳里，矮小瘦弱又坚强的母亲。明天清明，儿子就要回来了，还有儿媳、孙子，女儿、女婿，她是不是在心里盘算着，赶紧回去剪些野菜，要给他们炕上一锅清明粑粑？

斜阳把她孤单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很长，映在草木葳蕤的田野大地，也映在冬雪飘零、寒霜秋瑟的大地。她让我想起我的祖母、外祖母、母亲，还有许许多多乡下的母亲。无论大地是贫瘠荒芜，还是丰茂富饶，是喧嚣热闹，还是寂寥无声，她们的影子卑微如草，一次次挣扎在霜雪的边缘，在春风里与宿命和解，委屈，宽容，坚韧，却从未妥协，从不缺席。

天地寂静，乡路人稀，只有她坚实的脚步，在天地间声声回响。